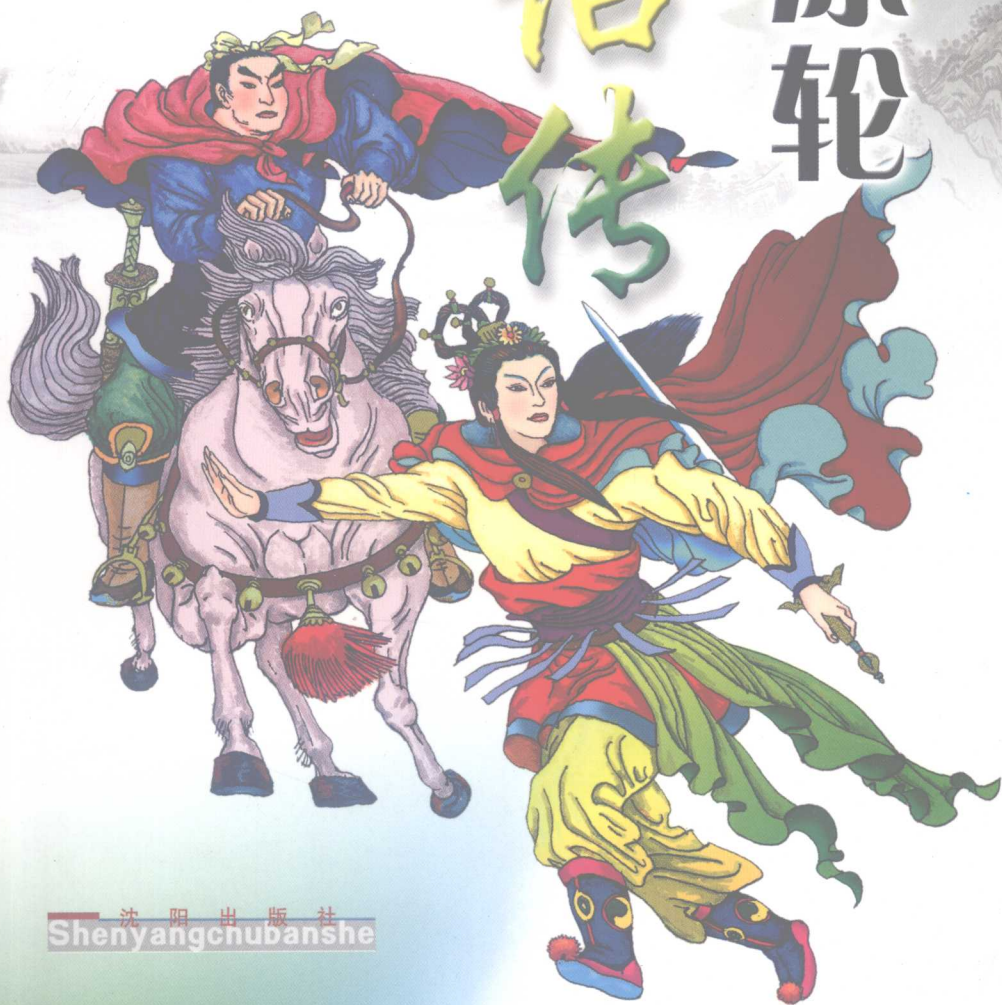


李正琨 著

侠侣传

昊阳冰轮



沈阳出版社
Shenyangchubanshe

昊阳冰轮

侠侣传

李正琨
著



沈阳出版社
Shenyangchubansh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阳冰轮侠侣传 / 李正琨著. — 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08.6

ISBN 978-7-5441-3601-3

I. 吴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7737 号

出版者: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: 110011)

印刷者: 沈阳市政二公司印刷厂

发行者: 沈阳出版社

幅面尺寸: 147mm × 210mm

印 张: 13.5

字 数: 380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0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李 峰 夏景军

封面设计: 冯 革 秋 阳

版式设计: 秋 阳

责任校对: 贾 华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3601-3

定 价: 33.00 元

目 录

引子	/1
(一)	/2
(二)	/6
(三)	/12
(四)	/29
(五)	/35
(六)	/44
(七)	/65
(八)	/88
(九)	/95
(十)	/120
(十一)	/130
(十二)	/140
(十三)	/152
(十四)	/163
(十五)	/176
(十六)	/185
(十七)	/213
(十八)	/227
(十九)	/234
(二十)	/245

(二十一)	/250
(二十二)	/256
(二十三)	/267
(二十四)	/275
(二十五)	/286
(二十六)	/295
(二十七)	/320
(二十八)	/330
(二十九)	/346
(三十)	/359
(三十一)	/384
(三十二)	/401
(三十三)	/420
后记	/427

引子

东北辽阳境内，有一座绵延千里的山脉叫千朵莲花山，人们叫它千山。千山不算高，最高峰不足三百丈。但峰峦叠翠，古木参天。山中多幽谷流泉，是不可多得的人间胜地。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从北魏开始，一些云游四方的得道高僧便选中这一仙气缭绕的好去处，落脚创业。各自选取风景、意境绝佳处，开山劈石，依势造殿。于是，佛教香火从此绵延不绝，使这座本已秀丽多姿的名山更加锦上添花，名扬四海。

在千山主峰仙人台的山脚下，在一条狭长的幽谷里，依山傍水，有一座小山村。

柳暗花明处，幽然一小村。

村里百十来户人家，邻里和睦，相敬如宾，十分祥和。因小村四周平地、山坡长满了梨树，每逢阳春四月，村里村外、村前村后、村左村右，千树万树梨花开，装衬得一片雪白，小村被淹没在一片白色的花海中。一条清澈的小溪从村中流过。因此，幽谷名曰梨花峪，小村叫花溪村。

花溪村沿幽谷绵延五里多路，在村的最深处，在谷北侧的山坡上，有一座庄院。花岗岩石砌的围墙，院内正中，东、西并排各一座五间式正房，把庄院分为前后两部分。前院，东西两侧各一套三间式厢房。庄院门是梨木做的，两扇大门漆得乌黑发亮。院门至住室深约二十丈，后院是菜地。

东屋的主人姓栗，叫栗春山。西屋的主人姓莫，叫莫疾行。栗、莫两家是世交。两家虽已在花溪村居住了十几年，但花溪村的村民除知道他们的姓氏外，对于他们两家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。虽然相处融洽，但有关两家的历史、等情况，两家从不讲述，邻里也知趣不问。

栗、莫两家虽是异姓，但两家亲如一家。两家主人亲如兄弟，年纪都在四十多岁。邻里都知道莫家的主人叫栗家的主人为大哥。两家的主妇也如亲姊妹一般。栗家的女主人叫薛云，莫家的女主人叫顾菲。

栗家的后代是儿子，年方十五岁，叫雪松，小名叫松儿。莫家的后代是闺女，年方十三岁，叫悦航，小名叫航儿。两个孩子从小

一块儿长大，平日里形影不离。五六岁时，便都能读诗诵文。八九岁时都能写一手好字且都能赋诗作画。

两家父母从俩小孩出生始，每天都用药材泡水为他们沐浴。大了后，他们自己也坚持用父母备好的药水坐浴，一泡就是半个多时辰，两个孩子出落得体魄健壮，风寒不侵。但由于药材的作用，也使得他们发育早熟，这倒使他们的一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曲折。

(一)

清晨，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，雪松扎束停当。一身白色的柞蚕布衣裤，淡紫色的绑腿把裤脚扎得利利落落。脚蹬一双黑面千层底的布鞋。紫色的板带把腰束得如蜂腰一般。头上扎着白色公子巾。剑眉星目，端的是位风度翩翩的美少年。

头遍鸡叫之后，一个时辰的练功，使得他汗流浹背。一个时辰的药浴，洗去了全身的汗渍，他是神清气爽浑身说不出的舒服。他去厨房取了几个玉米面饼子，取了母亲早已备好的熟鸡蛋和熟鸭蛋装在袋子里，掖在腰带下。而后到仓房里取出了采药的箩筐、绳索和镰刀、木铲，兴高采烈地来到西屋。先向叔叔婶婶请了安，然后叫上航妹，俩人便一同出了家门。昨天，俩人已经商量好，要去香岩寺后的笔架峰的山谷里去采药。

一路上，松儿是一边走一边说笑。航儿只是听，不时地瞅瞅他，有时对他报以一笑。

松儿看她轻易不说话的样子，对她说：“航妹，你咋总是不说话呀？”

航儿回答说：“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，我还说啥。再说了，你就这么说还不够你说的呢，真不知你怎么有那么多话，总是说不完。”

松儿听了笑嘻嘻地说：“航妹，人长着嘴巴除了吃喝就是说话用的，不说话那嘴巴不是白长了，你要像我一样多好，咱俩讲起来没完，那该多乐呵呀。”

航儿说：“还是你一个人讲吧。不然，你的嘴巴闲挂着那还得了。再说了，话说出口总得有人听啊，你说，我听不就得了。天生我耳朵就比你好的，你能说多少，我耳朵就能装多少。不信，你就说吧，看我装得了装不了。”

松儿和航儿从小一块儿长大，可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。但俩



人的性格却迥然不同。松儿爱说爱笑无拘无束。航儿却性格文静内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航儿已是个大姑娘了，性情也越来越内敛。俩人虽两小无猜，但航儿有时对松儿说笑时，也不免脸红心跳和娇羞，有时甚至对松儿的无拘无束生气和愠怒。

十多里的山路，不到半个时辰，俩人便走完了，俩人绕过香岩寺向笔架峰的山谷里走去。

笔架峰由三座峰头组成。三座峰头并立着，中间的高，两边的低，远看就像一座笔架一样，所以叫笔架峰。笔架峰山势陡峭，林深叶茂，松高挺拔，谷幽草深。笔架峰南北两侧山坡上，两座黄色的古塔相对而立，塔身在挺拔的群松环绕中忽隐忽现，青松、黄塔交相辉映。一座古刹巍然座落在笔架峰下。古刹内，一棵年逾数百的盘龙松像伞盖一样遮蔽了整个寺院，使得这座古刹更加宝相庄严，这座古刹就是香岩寺。

松儿停下来，用手遮了个凉棚，向笔架峰望了望。转头对航儿说：“航妹，咱们就去‘鬼见愁’，那儿向阳，山险，从没有人上去过，说不准还能采到老山参和灵芝呢。”航儿没有搭言，只是抿嘴笑了笑，点了点头。

“鬼见愁”是笔架峰南侧山峰的一块突出的岩壁，距离地面有八十多丈，距离峰顶有一百五十多丈。听老人讲，传说“鬼见愁”是仙人聚会的地方。那地方长满了奇花异草，都是神仙们种下的。每逢打雷下雨天，“鬼见愁”云雾缭绕，天晴了，三五天才能散去。又说“鬼见愁”上，神仙布下了猛兽、巨蛇，来看护奇花异草。并且在“鬼见愁”上方的岩壁上设了驱魔符。所以鬼魅虽然想占据那个地方，但受到驱魔符的惩戒都无法上去。“鬼见愁”，“鬼见愁”，鬼魅见了愁破了头。鬼魅上不去，人就更不要说了。村里从有人住进来后，几代人了，就从没听说有人上去过。有的胆大不服气，但最多上去过不到二十丈。再往上，据说岩壁上没有可援手和落足的地方。即使有，相距都太远，根本就够不着，借不上力。下来后，有数的这几个人都服了气，不想再试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人们对上“鬼见愁”连想都不想了，也根本就没人再提这件事了。

松儿听人说过这个故事。他所以要上“鬼见愁”，是想，没人去过的地方，一定会有好东西。常有人去的地方，就是有好东西，

也都让人采光了。老山参，“鬼见愁”上一定有。

松儿和航儿一口气奔到了“鬼见愁”下，抬头往上看，根本看不到顶。“鬼见愁”倒是看到了，但只是看到一块突出的巨大的石崖。从地面到“鬼见愁”几乎找不到攀爬的路线。两个人仔细地查看了一遍，不免有些泄气。原以为，凭他们的轻功，七八十丈高，多蹿几下也就上去了。要知道，平时练功提足了气，平步青云，松儿能蹦起二丈多高，航儿也不逊色儿。俩人看了几个地方，虽然可以援手或立足，但都是线路曲折，蹿个十下八下，只能上升一二丈。就凭他们二人的功力，还爬不到一半就得掉下来，跌个粉身碎骨。俩人合计了好一会儿，靠轻功是不行了，还得靠爬，来个攀爬和轻功并用。俩人有了主意，选好了路线，便开始攀爬。起初，身手蛮灵活，松儿在前，航儿在后，连爬带蹿盘旋上升。但到了二十左右丈高的时候，峭壁上果然是几乎没有可援手的地方，即使有，相距都太远，无法够及。

两个人看了一阵子，满脸无奈，贴着岩壁歇息了一会儿，对看一眼相互会意，开始按原路往下退。

松儿先着了地。抬头一看，见航儿离地面还有两丈多高。要在平时，这么高的距离本可轻身飘下。但眼下由于气力不加，航儿只好手脚并用一步一步往下挪。松儿见状，仰着头大声喊：“航妹，别着急，慢慢往下来。”谁想，他这一喊不要紧，航儿反倒急了，往下一看，已不到二丈高了。于是，深深吸了口气，两手轻轻一推岩壁，轻身向地面飘下。一丈多高，这在平时本不算什么，可眼下已累得气喘吁吁，两腿都有些发软，运气也不能自如。再加上地面是块斜坡，落地之后重心不稳，顺坡前冲而下，一头撞在正站在坡下的松儿的怀里。

松儿慌不迭地抱稳了她。瞬间过后，松儿回过神来打量了一眼怀里的航儿。只见她鬓发间已见汗珠，两腮像鲜桃一样红嫩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航儿领间至腋下的三个纽襻已解开，从脖颈至肩露出一截白嫩滑腻的肌肤，内里穿的红兜肚也已显露出来。松儿突然间感到一股冲动，他从来没有和航儿这么挨近过。这次他突然感到航儿竟是这样的美貌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，眼神里有些恐意，好像还没有回过神来。松儿已抱着航儿的双臂，隐约感觉出航儿胸部的起伏和跳动，竟不由自主地看向航儿的胸部，航儿的胸部清晰地突出两个微微隆起的小丘。松儿又感觉出在他怀里的航儿的躯体的温热和圆润。这时，松儿浑身燥热如醉如



痴，不由自主地将双唇贴在了航儿的脸颊上。同时，一只手也鬼使神差地摸向了航儿。

一刹那，航儿浑身震颤，猛然推开松儿的手，回手给了松儿一个嘴巴，喊着：“无耻，下流，不要脸！”航儿的一巴掌打得松儿头一歪，直愣愣地僵住了。航儿见他呆住了，气得一跺脚，掉转身向来路跑了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松儿醒了，但却呆了傻了。他感到了一股无可名状的恐惧和羞辱。他似乎感到四周有千百双眼睛在愤怒地盯着他，连四周的山、四周的树也都在怒视他。他如芒在背感到无地自容，他感到脸颊滚烫滚烫的。他不知如何是好，他悔恨极了。只是一刹那间的事，天地全变了。他感到已无处容身。航妹已跑回家了，但家他是不能回了。他无法面对父母、叔婶，更无法面对航妹。现在，他还没有站在他们的前面，就已感到抬不起头，就已感到耻辱万分浑身颤栗。他多么想方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，又多么希望方才的一切都能抹去，一切都能回复到原先的样子，能重新回到父母、叔婶和航妹的身旁，回到原来的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生活里去。但这一切都不可能了，他自己毁了这一切，后悔真的是来不及啊！他感到自己已是一个没人要，没人瞧得起的下流小子了。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而后又躺在斜坡上。他闭上了眼睛，眼泪从眼角溢出，淌到两耳后滴落到草上。

也不知躺了多久。天上沉闷的雷声都没有使他清醒，直到大滴大滴的雨珠打到脸上，他才回过神来。他站起身，双臂环抱在胸前，紧缩着肩一步一步地向身后的山岩挪动。他心情沮丧，感到狼狈极了。他想找一块儿地方避避雨，便顺着山脚找。终于，他看到一个岩缝，距离地面有二丈多高，便提足了气蹿上了岩缝口，然后挤进岩缝中，趴在斜缝内侧的岩石上一点一点往里挪。还别说，这道岩缝从下面看不出什么，可上来后一看，还真能藏个人。挤进七尺多深，雨再也淋不到了，他就停了下来，顺势趴在岩石上。趴了好一会儿，他感到很不舒服。心想，老这么趴着也不是事儿呀，便想改变一下姿式。这个岩缝也怪，屁股以上部分狭窄，屁股以下比上面宽。他便一点点往下缩身子，好不容易将脑袋缩到了宽地方，他便一屁股坐了下来，脚下是细腻的沙地。他往里一看，还有五六尺深，便索性头朝里躺了下来。

这时，松儿已经冷静得多了。他心里合计开了：“航妹说我下流，不要脸。我真的是下流不要脸吗？我并没有什么恶意，没想欺

侮她，我说什么也不会欺侮她呀。也不知怎么了，当时我懵懵懂懂，怎么就一门心思地想亲航妹摸航妹？可我也没什么坏想法呀！怎么，亲她一下摸她一下，就是下流，就是不要脸吗？还打了我一个嘴巴。航妹，你也忒狠了吧？哼，这么无情无意！”“唉，祸是惹出来了，今后可怎么办……怎么办，大丈夫有什么可怕的！渴了有喝不干的山泉水，饿了有吃不尽的野菜野果。怕什么，还能渴死饿死不成！把我看成下流坯子，哼，总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不是下流，我是清白的。我不是坏蛋，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！我还要成为英雄，成为了不起的人，让天下人都佩服我，都瞧得起我！航妹，你瞧不起我，你会后悔的！”松儿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(二)

航儿一口气跑回了家。进了屋后，也顾不得洗涮，一头趴在炕上又呜呜地哭起来。哭着哭着，隐隐约约听到了外边的雷声，过了不久又听外面下起了雨。航儿从炕上爬起来走到外屋门前，望着外边的雨天，心里的气虽然还没消，但也不免担忧起来。“也不知松哥回没回来？哼，我才不去看他呢。他要不过来找我，向我道歉赔不是，我才不理他呢！道歉，我也要给他好看，谁叫他这么欺负我！”想着想着，眼前又出现了松哥挨了她一个嘴巴后，僵愣愣、傻呆呆的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心里不免又有些忐忑不安起来。心想，“我是不是过分了点也太狠心了点？唉，什么地方不好碰，偏偏碰我那个地方！我一个姑娘家，叫我多难为情。我也是一时情急才打了他嘛。不知松哥他现在怎么样了，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哼，一个男子汉应敢做敢为。出了错就不敢回家，那算什么！我其实也不会深怪他的，反正我迟早都是他的人！”想到这里，也不免觉得脸上有些燥热。

傍晚，日头快落山的时候，雨停了。航儿洗了把脸。心里正犯着嘀咕，见母亲和栗伯母走了进来。

伯母首先对航儿说：“航儿，收拾收拾，到伯母家去，今天晚上吃炖狍子肉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哪，你松哥呢？这孩子，我还以为下雨躲在你家呢。哎，你们一早不是一起出去的吗，怎么没见他影呢？”

航儿听了伯母的话，方知松哥还没回来，心里不禁有些发毛，

吱吱唔唔地说不出话来。又听伯母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松儿这孩子是越来越拢不住了。”

母亲心细，看航儿的脸色不对，眼睛有些红肿，像是哭过的样子，又见她说话吞吞吐吐，就追问了一句：“航儿，松儿不是和你一同出去的吗，你不是说同松儿一同去采药吗？怎么，你们、你们没一起去，松儿一个人跑去了？”说完，见航儿呆呆地不说话，又问：“你倒是说话呀，这么大的姑娘家一点不爽快，闷闷闷闷的半天不说一句话，一点不如你松哥。要是你松哥，早就一五一十痛痛快快地说明白了。”

栗伯母见状，忙说：“你就别责怪航儿了。松儿也不小了，不知又跑哪儿去了，没准儿正猫在哪儿躲雨呢。反正天快黑了，他也快回来了。走吧，过去吃饭吧。”

三人来到东屋，刚迈进门槛，就闻到了香喷喷的炖肉味儿。进到里间，见桌子上摆满了菜。桌子中间放着一个瓷盆，满满地盛满了孢子肉，一朵朵的肉块儿看上去炖得稀烂，望着就令人食欲大增。航儿看到伯父同父亲已经坐好，面前的酒盅里已斟满了酒，便冲着伯父和父亲打了声招呼，而后悄没声地顺着炕沿坐了下来。

航儿爸没见松儿影，便说了声：“松儿怎么没过来？航儿，去喊你松哥吃饭。”见航儿没动弹，便又催促了一声：“快去呀，这孩子。”

栗伯母见状，赶忙说：“算了，松儿不知跑哪儿去了，别管他，我们先吃吧。炖了一锅肉，有他吃的。”接着，赶忙劝酒劝菜。

航儿的父亲和大伯父也没在意，端起酒杯就开始喝了起来。半个多时辰，大家酒足饭饱。航儿和母亲、伯母忙着收拾碗筷。

航儿父亲坐在炕里，看了看外边，见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，不禁有些纳闷儿，说：“松儿这孩子，今儿是怎么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？”

松儿父亲也正在着急，接言道：“是啊，越来越不省心了。都这么晚了，还不知回来，也不知跑哪儿疯去了。”

航儿母亲在外间听到丈夫和大伯的话，转头对航儿小声说：“航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不是同松儿一起出去的吗？”

航儿也听到了父亲和大伯父的话，心中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听母亲问她话，知道不能不说了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來。

航儿母亲见状，不满地说：“都这么大了还没出息，问你话那，你倒是说话呀，哭的哪门子啊！”

松儿妈见状，忙对航儿说：“航儿，别急，不用怕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说，伯母给你撑腰！”

航儿无奈，只好吱吱唔唔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上午，我和松哥去采药，在‘鬼见愁’，松哥他、他欺负我，我打了他一个嘴巴，气得先跑了回来。松哥他现在、现在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母亲和栗伯母听了航儿的话，知道是真出事儿了。航儿妈赶紧走到里间，对坐在炕里的松儿爸和航儿爸说：“大哥，航儿他爸，出事了……”接着，把航儿的话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。然后说：“大哥，航儿他爸，我看，咱们还是赶快找找去吧。天这么黑了可别出什么事儿。”

航儿爸听了她的话后，越发着急了，转头对松儿爸说：“大哥，我们赶紧去找找吧！”

松儿爸说：“好。二弟，我们俩去‘鬼见愁’走一趟。弟妹，你和你嫂子、航儿在家，千万别惊动邻里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同二弟下了地，穿好鞋，打好绑腿，束好腰带，准备停当后，就要出门。

航儿见爸和伯父要走，忙说：“伯父，爸，我也跟你们去。祸是我闯出来的，我不能不去。再说，上午，我跟松哥一起去的，去的地方、路途我也清楚！”二老见航儿态度坚决，便点头同意了。

夏日里，一场雷阵雨过后，天晴如初。虽然夜幕已完全降落，但时值农历十二，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当头的上空使得夜色并不那么黑暗。

栗、莫两位当家的本是当世武林的绝顶高手，内功外功均臻化境。尽管他们在路上不急不缓地行走，但依然不知比平常人快出多少倍。航儿打起精神提足了气，紧紧跟随其后。

十多年来，打从搬进花溪村，栗春山、马疾行便将武功深藏不露，掩饰得跟平常百姓没什么两样。平时以打猎采药为生，常行走于集市间，用猎物和药材换回油米酱盐、布匹等一应生活用品，生活过得倒也殷殷实实。邻里乡亲只知他们是忠厚勤奋的人家，待人热情，肯帮助人，无不对他们十分敬重。初到花溪村时，他们满口关里口音，人们也并未在意。现下，已在花溪村居住了十多年之久，口音已完全改变，跟当地人几乎一样。不细细品味，根本听不出有什么区别。

栗、莫二人本是河南开封人士。

两人的父辈乃是十多年前执当世武林牛耳的仁、义二侠，一身武功均已登峰造极，傲视武林无敌手。二人晚年均已弃剑不用，潇



洒飘逸于山水间，举杯邀月于松影下，吟诗作画、抚琴弄箫，闲云野鹤，不再过问江湖琐事。但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正所谓入江湖道容易，出江湖道难。仁、义二侠虽欲安享晚年，但昔日曾被他们教训过的黑道巨擘们，表面上虽隐形匿迹不再为恶，暗地里却磨刀霍霍，魔心恶念欲置仁、义二侠于死地而后快。终于，在十年前的一个中秋夜，用五年的时间设了一个局，将仁、义二侠及其夫人困至一个死谷。消息传到武林后，有人到过现场，但只见有打斗的痕迹，却一具尸首也没有，没有任何遗物。从那以后，仁、义二侠及其夫人生死无讯、踪迹皆无。那些武林黑道巨擘们也又一次销声匿迹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在武林出现过。

事发当天，仁、义二侠豢养多年的一对白鹤，满身血迹飞回了开封老宅，向二位少主人报了警讯。二位少主人从白鹤身上取下了仁、义二侠捎回的信物：一柄带鞘长不过四寸的短剑和一块雕刻精致的白玉狮子。剑鞘上缠着一块带有血字的白布条，取下展开后，见上面写着“速遁”二字。于是，二位少主人遵嘱，当即遣散了下人，简单地收拾了点细软，将其余的贵重物品藏到了秘处，封了住宅。这两对夫妻当夜出走，向北一路疾行，几日后来到了幽州。从此，隐伏于市井之中，租了一所店铺，一边经营药材，一边暗暗打探消息。一日，他们从过往的药材商口中得知，东北辽阳境内崛起一股神秘的武林势力。他们行事十分隐秘，素以黑巾蒙面，每人身披黑色披风，头扎黑巾脚蹬黑靴。最令人震惊的是，虽令武林人士谈之色变但已在武林匿迹许久的碎心裂骨掌，突又惊现武林。从死者身上，看不出有什么伤口，只是在左胸部有一只如印上去一般清晰的黑色掌印。但掏出死者的心脏，便可看到已碎成八瓣，且胸骨全部碎裂，整个胸部因已没了骨骼的支撑而塌陷。栗、莫二人听后，对此颇为留意。碎心裂骨掌正是那些匿迹的黑道巨擘们赖以成名的绝技之一，如今重现武林必与他们大有关联。经过一番商定，他们方携带着两岁的松儿和刚出生的航儿，扮作药材商人，举家迁至关外。选择了这一依山傍水的离辽阳不远不近的地方落脚，仍以采药为生，暗地里继续侦探昔日武林巨案，查访仇家，寻找父母的下落，以图有朝一日合家团聚。

一晃已过去十三年，但案情仍无头绪，仇家仍无踪迹可寻。那一隐秘的武林势力，虽屡屡有惊世骇俗的传闻传出，但有关该股势力的组织情况，诸如据点、头领什么的，却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十分隐秘无人知晓，也没有一丝破绽可寻。栗、莫两弟兄虽以买卖

药材为掩护连袂出门查寻了几处，但均无功而返。最近，他们从几个药材商口中听说在辽阳东北方的深山里，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山谷的谷口岩壁上，出现了“擅入者死”四个大字，有几个把此视为同行唬人把戏的自以为身手不凡的人进去后，果然没见返回。他们决定去探查一番，以求有所收获。可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家中却出了这么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，栗、莫二人心急如焚，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。大约半炷香的功夫，他们来到了香岩寺前。

栗春山走到寺门前，轻轻扣了扣门。过了一会儿，寺门打开，从里边走出个知客僧，冲他打了个稽首，问了声：“檀越，请问时已入夜，不知敲门可有何事？”

栗春山接言道：“入夜惊扰，殊堪不安。有劳大师，可见一十五岁白衣少年前来打扰贵寺否？那是我小儿，今天白天，曾到贵寺后面的笔架峰采药，至今未归。特来询问，请不要见怪才是。”

知客僧回答说：“檀越不必客套。本寺门早已关闭，寺内不曾有外人来过，檀越还是速速去别处找找吧。”

栗春山本没想从香岩寺打探出什么消息，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他们的疑心。现下，香岩寺已知他们在找入山采药的儿子，就不会再理会他们的事情了。见知客僧如此说，赶忙客气地说：“多有打扰，恕罪，恕罪。”

知客僧回答说：“不必客气，慢走。”随后，关上了寺门。

栗春山转身走下石阶，会同莫疾行、航儿绕过香岩寺向笔架峰走去。走了一段路，三人不再忌讳，一路疾行刹时就到了笔架峰下。三人运足了目力仔细搜索，边搜索边大声喊叫：“松儿，松儿，你在哪儿啊，你听到没有？”航儿也跟着喊：“松哥，你在哪儿啊，你快出来呀，你听到没有？”

航儿指引，三人沿山脚仔仔细细搜索了一遍，只是发现了一只箩筐，却未见松儿的踪影。航儿急得要哭了，哽哽咽咽地对大伯父和父亲说：“大伯，爸，这可怎么办，松哥他能上哪儿去呢？都是我不好，今儿要是找不到松哥，我也不要回去了！”说着，手捂成个喇叭筒状带着哭腔喊：“松哥，你别怪我好不好，你快出来吧，你再不出来，我们可要急死了！伯母和妈还在家等着那，她们也要急死了！你快出来好不好，松哥，你快出来吧！”但不管他们怎么急，怎么喊，松儿却始终没有回声，也没见松儿的身影。

栗春山无可奈何地对莫疾行说：“二弟，我看算了吧，别再找了。我们找了这么长时间，喊也喊了，如果松儿还在此地，我们这



么喊他，他一定会听得到。松儿这么大了，不会有什么事。这山里虎豹熊之类的猛兽极少，不会那么巧让松儿碰上，即使碰上，以松儿的身手应能自保。至于狼什么的更不在话下。也没听说有什么恶人，即使真遇上，也不会对松儿这么个孩子怎么样。况且，松儿也绝非一般庸手可比。山里这么大的地方，谁知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他也没有别的什么地方可去，说不准他现在已经回家了。”莫疾行听了大哥的话，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只好点头同意了。

航儿在一旁急了，说：“大伯，我们再找找看，这深山老峪的，不找着松哥那可怎么办，松哥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……我也不要活了！”

航儿爸听她如此说，“哼”了一声说：“还说呢，都是你惹的事儿！”

栗春山赶紧说：“二弟，你别责怪航儿，这事儿本来就不怪航儿！”接着又对航儿说：“航儿，你也别急了，急也没有用。我们都找半天了，又这么大声喊，不但没见你松哥的影，连点回声都没有，你松哥没准是回去了，我们再找下去也是没用。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，你妈她们还在家等着呢。如果你松哥今晚还没有回去，我们明天再来找。”说着转身向来路走去。莫疾行父女俩见状，也只好一脸无奈地跟着往回走。

松儿在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在喊他，他以为自己在做梦，起初并没有太在意，而且还有一股说不出的凄凉的感觉。但就在他要继续睡下去的时候，却又听到了喊他的声音，而且还不止一个人，声音越来越近，清楚地听到是爸爸、二叔和航妹在相继喊他。他说不出惊喜和激动，赶忙坐起身，真想从石缝中走出去一下子扑到爸爸的怀里。他感到十分的委屈，他想哭，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。可是，当他又听到航妹的声音时，他的心忽悠一下子又凉了下來，心里不禁在想：“我出去干什么，我还有脸见他们吗？航妹她还能瞧得起我吗，能原谅我吗？我别再不要脸了。我没有回去，爸妈叔婶和航妹他们着急，可我要是真回去了，爸爸妈妈还不知怎么惩治我呢。挨打挨骂不要紧，可那有多丢人那，叔叔婶婶也会怨我，航妹就更不用说了。我不能回去，说啥也不能回去，我不能见他们。爸、妈，怨孩儿不孝，今后如果我能活下去，能活出个人样来，我再回去看你们。如活不下去，那我们只好来生再见了！”想着想着，眼泪又止不住扑簌扑簌往下掉。最终松儿还是狠下了心躲在岩缝里，不管爸爸、二叔和航妹怎么喊，就是不出去。过了好一阵子，

喊声没有了，四周又是一派沉寂。方才，倔劲上来时心里还蛮硬气。这下，爸爸、叔叔、航妹走了，他不禁又后悔了，心一下子又沉到了底，凉到了底。

经过这一阵子地折腾，一点睡意也没有了，他索性用肘顶着膝盖，手支着下巴，开始盘算了：“今后可怎么活呀，总不能就这么挤在这个岩缝里呀。唉，这个岩缝可也不错，就是小了点儿。冬天可怎么办，住在这儿能行吗？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今后找找看，这么大的山，要找个山洞还不容易。就是真找不到，干脆就住在这儿，这里向阳背风，可也不错。夏天弄些草晒干，冬天往身底下一铺，再扎个草垫子往身上一盖。凉也冷不着也冻不着。吃的嘛，现在倒不愁，野菜野果到处都是。实在不行，去山下的庄稼地里偷点苞米大豆烧着吃，高兴再打几只山鸡、狍子、野兔什么的，填饱肚子倒是容易得很。到了冬天吃的可怎么办？冬天也可猎到狍子、野兔和山鸡啊！而且，秋天时可为冬天预备些吃的，就像家里那样。可家里有仓房，又有穴囤子，这儿可往哪里放？不行，还得寻摸个大点的山洞……”

松儿想着想着感到有些疲乏了，就又躺了下来，将两手枕在头下，继续盘算着。盘算了一阵子，觉得有些事儿有了主意有了办法，有些事儿觉得又没算想明白，又觉得所有的事儿都还没想出个头绪。他不禁在想：“这哪比得上在家呀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唉，今后算享不着这种清福喽！”

松儿是越想越乱，一忽儿想这儿，一忽儿想那儿。不禁气恼地自语道：“去他的，不想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碰到啥事办啥事。我就不信会有什么事儿能难倒我！”嘴里嘀咕着，又坐了起来，拽下腰里掖着的粮袋儿，掏出一个大饼子和两个熟鸡蛋、一个咸鸭蛋，有滋有味儿地吃了起来。吃完，抻了抻腰，伸了伸腿儿，活动活动身子，就又躺了下来。不久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(三)

夏天夜短。

松儿白天爬山累了，美美的一觉醒来，天已经亮了。想起平日常里，天刚蒙蒙亮就跟着爸爸他们去练功了。于是心想：“不管怎么着，功夫不能搁下。爸爸不是常说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，要想有一身惊人功夫，就得吃得起苦，常练不懈嘛。今后，要想出人头地，